

紅玫瑰

第六卷 第十一期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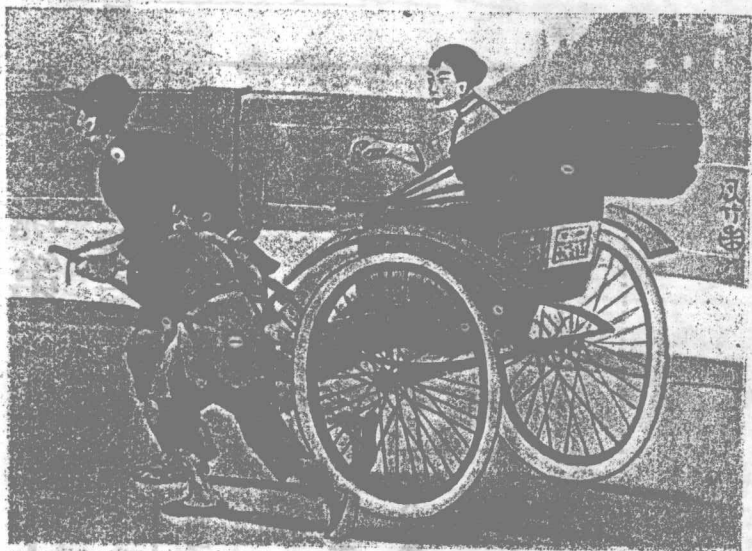
2429.6

24

第十期

紅玫瑰

第六卷



橋面上的專利權

車子上橋

小癩三

生意到

給了錢

好小姐

好大少

不給錢

爛污貨

殺千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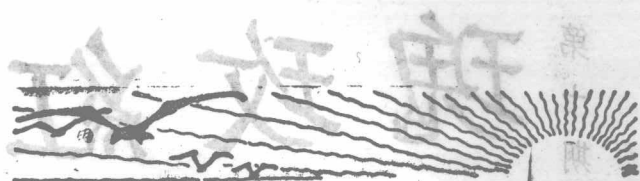
卓弟題

鈞振書

鈞振書

宋恩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紅玫瑰第六卷第十期目次

橋面上的專利權(三色版封面)

鳳竹繪

卓呆題
鈍根書

汪介曾女士	攝影報館	揚州之一夜塔	陳傳霖
孫桂雲女士	陳傳霖	銀河	符惱武
葛璐茜女士	攝影報館	行行重行行	葉觀農
河畔	張冠和	大自然	徐匯濤
譚縣女士	徐匯濤	雲湧	陳傳霖
圖案畫	王綱		

春天的煩惱

侯霞儷

曇花散瓣

張畫舫







花前小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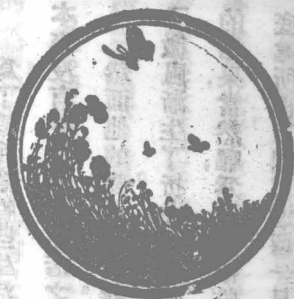
茗 狂

這是一個夏季特刊。內中各篇雖不屬於一個性質之下；然質與量二方面都還充實。而且老作家如瞻廬、鶴麓……諸君，已久沒有短篇發表了；這一次特刊中也居然有他們的作品。讀者們大概不致會怎樣地不滿意吧？

下一次的特刊，已決定為戀愛號。這是由讀者們投票而得到的結果。（這一個專號，原想在這一次刊行的；因為要籌備的時間充分一些，所以改在下一一次）籌備的時間既是這們長，想來比這一次的特刊還要好一些。一方面很希望讀者們投稿。

憐萍真是一個信人！他已把飄流記的第一篇稿交來了，題名殺機。據我個人的眼光，騰來性質上，是和絕島求生記一般的，抒情上，紀事上，似乎比前者還要更深進一層呢！久即可刊布。

現在，我們很希望多刊載一些武俠和偵探小說；但，找不到較好的稿子委實，寫這二項小說的專家太少了！海內外的同文們！你們也能為我解除這個困難嗎？



春天的煩惱

幻滅了歸來

昨夜下了整夜的雪，早晨起來的富人們，大概可以歡呼着賞雪景了。約在午後的一點鐘左右，雪是止了，天際却仍陰沉沉地，陰沉沉的天空映着白茫茫的大地，世界似乎正在舉行葬禮。這時候，米靈正從寓舍出來，冒着風寒坐着街車到車站去，車上放着鋪蓋，原來他預備和寄跡了五年的葡縣作長別了。

因營養的不良，米靈的臉色本很瘦損，再被寒風一吹，便愈顯出蒼白難看。身上僅穿着不足禦寒的棉袍，時時看得出在抖顫。以此，他在衣袋裏掏出一個小小的玻璃瓶，取出

木塞不住的吸飲一些。原來裏面盛的是燒酒。

擠上了列車的巨腹，米靈仍繼續不已的喝酒。到喝去了瓶中的三分之二時，他的臉上蒼白中泛出了一些紅暈，眼睛也紅了，活像噴得出火燄來。分明是醉了。

米靈是離蘄縣有六百多里的趙縣有道村人。是獨個人流落在異鄉仗寫點文章賣錢過活的窮青年。他對於自家的故鄉和年齡，似懷着不足爲外人道的隱痛，這祇要一思索他從來不肯和人家確實的告訴可以想到的。至於他的願意忍着無親無錢的痛苦棲息在蘄縣到五年之久，原因，是「爲了愛」

爲了愛而犧牲些生活上暫時的樂逸，像懂得愛之偉大的米靈，原是甘願的，何況他本來沒有受樂逸的生活之可能——祇要能够獲得了所謂「愛」

然而，他的愛，正猶如我們吸烟時所噴出的烟圈一樣：最初是美妙的，滾圓的，繼而受了微風漸生了折曲，再而化成了雜亂的絲紋，最後，竟飄渺得無影無踪，化爲烏有了！這樣的結果，當然囉，爲了愛犧牲着的米靈，不能不感到幻滅的悲哀，連組成那如烟圈般的愛底處所，也不能再逗留一日了。

列車進了香海北站，醉倒在坐椅上的米靈，給乘客們下車所發出的喧聲驚醒後，便頭暈暈地立起，一隻尚有餘酒的小瓶，不平安地臥在他的身旁，他儘量再喝了一口，便微笑着舉起來從車窗外用力擲去。注視着瓶碎後濺出的酒滴一瞬，然後靠靠在人家身後，踉踉跄跄的下車。

也不到行李房領取鋪蓋，他便僱了街車逕往住在羅刺路的友人茹處。一路上受了風的吹刺，和車行的顛簸，酒早湧了上來，到得茹的寓樓，便倒在藤椅上嘔吐起來。中夜酒醒，他感到嘴裏渴燥得利害。茹還沒有睡，坐在爐邊謄寫作品。

「我渴得利害，茹，給我點水喝。」

「我想你喝點水是不中用的了，假如你能起來，我和你到間壁喝杯咖啡或汽水的好。」

雖然夜已深，羅刺路上還車馬不絕。米靈隨着茹到了附近的白林咖啡店裏。

現在的米靈，是頗有些鄙棄和仇視了女性哩。他對着坐在身邊的妖媚的女侍者，心裏燃燒起憤怒和仇視的火燄來。

「你們這些鑽在金錢細眼裏的女人！你們懂得什麼叫作愛！你們是宛如這兩句歌辭所唱的一樣：金錢叮噹響，衣裳也肯脫得精光……」

他這樣想着，便把現在由金錢支來侍候的女侍者，一把抱在自家身上，縱情地飢渴地撫弄起來。

女人是裝腔着逃去了，他也意興索然，拉了茹就出去。

歸途上茹詢得了他離開蘆縣的原因，便問他今後行止。

「我想歸家去親一親久別矣的母親了……」他答着，竟止不住淌出淚來。

在香港耽擱了三天回到趙縣是舊曆的送灶日。到趙縣下了長途汽車轉僱小船到有道村的一路上，米靈心酸的了不得。到家鄉已是薄暮，蒼茫的夜色籠着炊烟，再加上未消的積雪，這情調委實有些淒寂，在飄泊異鄉幻滅了歸來的遊子心中。

進了黑暗沉寂的家屋時，米靈深深地對每一件故物凝視一眼，這故物是埋葬着他兒時的記憶底。

在廊下的側屋門檻上，坐着一個穿紅棉襖的小孩子，在執着一支竹竿玩。一見了米

靈，便慌忙立了起來，走進去不清楚地嚷着：「媽媽！人客……」

接着，一個矮小但顯着嬌俏的少婦走了出來，一面執住孩子的手，一面將靈活的眼珠流利地對米靈注視，臉上雖無笑容，但似乎含有笑意。這孩子與少婦，米靈全不認識的。

走進自家的屋子，母親在晚色的陰影中吃晚飯。不一會開來兩碗空夾，請又「五香條」

「母親……」米靈淒咽地叫着。……

在昏暗的夜色中，年老眼花了的母親，驀然見了別來五年了的兒子，簡直模模糊糊的不能認識了！

母親趕忙放下自家的飯碗，點起燈，找出一隻淺藍色的磁杯來，洗了再洗過，然後在

灶間搖了一吊酒給兒子。

「先吃些酒，」母親說畢走出去了。

端起酒杯時，米靈看了下桌上的飯菜，是一碗鹹菜和一碟乳腐。喝不到三口酒，母親進來了，手裏拿着一碗茶筍。

「茶筍過過酒吧！」母親似乎懷愧般說。

米靈喝着酒和母親交談着旅外及家中的一切，外邊小門一響，一位比母親更老些的婦人，抱着方才看見的穿紅棉襖小孩進來了。

「康少爺，幾年不見，不大認得了！在外一向多好。」

「是龍嬌嬌吧？」米靈臉向着母親，似乎微詢可是，說道：「還好，託嬌嬌福！」

「快叫聲叔叔！」龍嬌嬌教小孩。

小孩倒一些不怕陌生，發出可愛的乳音叫了。

「這是龍嬌嬌的孫官，真聰慧哩！」母親想兒子沒曾見過，便說明。

這孩子的相貌，真是玉雪可愛，米靈想給他一些糖果，但沒有買來，便給了一個雙毫。

龍嬌嬌謙遜了一會收了，便叫孩子說了聲多謝。孩子真的照樣說了，米靈更歡喜了不得。

「玉嬌嬌！康少爺沒有睡處時，可以到我們的樓下那間來睡的空床鋪反正有着。」

龍嬌嬌臨走時對米靈的母親說：

「那是再好沒有了，就停會來鋪棉被。」母親想到自家屋裏沒有房間和床鋪，就立

起感謝地答應了。

龍嬌嬌家的房子是一排三樓三底，樓上是臥房，樓下靠左是坐起，靠右一間是灶間，

中間的一間便是有空床借給米靈睡的，他們吃飯也在這裏。靠外壁放着到樓上的扶梯。

米靈跟着母親去安置被褥時，龍嬌嬌家正在吃飯。那個少婦面壁坐着，見了米靈，她們便立起來招呼。

「這位是壽嫂嫂吧？」米靈詢問。

自然「是的。」龍嬌嬌回答。

「壽哥哥在吳城可得意的。」人——我——一——大——會——新——最——正——半——米——靈——人——

「也不過糊糊口罷了。」

常常就出這春，天到了

楊柳的葉兒發青了，雄貓再無心在家裏吃飯啊！孤獨的少男啊，您該怎樣過您的春

天呵！

幻滅了歸來到頹敗的家中底米靈，本來什麼都感到灰色的。從早到晚，祇像受傷後的狼，垂着頭，撫着創痛走來走去，在無人時，免不得傷痛地長嘆幾聲。有道村的四

週倒很多靈秀的山水，但他不願意去觀覽，書篋中很多關於文學的書籍，但他不想到取來展讀——於他什麼都感到灰色的了！

但還能給米靈一些微妙的安慰的，是龍嬌嬌的四歲孫子阿琳。阿琳真能給人以喜悅，他有活動的嘴，靈敏的心，玉雪的臉。米靈第一次發見這孩子稍微能安慰自家，便常常抱他或和他玩。

和孩子玩耍，很多時候在龍嬌嬌婆媳的身邊——那間坐起裏——二位自誕生到死亡沒嘗味過都會况味的鄉間女人，一逢到一位在大都會流浪過五年像米靈般的人，自然有許多問詢。老太太問的多是都會人情和風俗及生活，少婦就偏問仕女的游樂及衣穿的時尚了。

在經久的交談中，米靈覺得出這位少婦的說話頗不拘於「慎言」這兩字的，例如，有一次講起風雨時，她這樣的借用起諺語來：「涼沁沁，衙堂風，女人頂好野老公！」說完，還哈哈的大笑起來。

不但說話，便是舉動也非常放達：有一天的薄暮，她歪在米靈的床上，槌着大腿，米靈

抱着小孩進去看見了，便說「吃力了吧，我來給你搥。」

「好呀！」她說着就把腳伸出來攔在床前的方凳上了。

戀愛幻滅的悲哀和青春的煩惱，原像兩支小蛇般交縈在青年的米靈心中，對於這樣的少婦，雖然沒敢存非分的妄想，親近，是禁不住了。以此，他竟終日流連在這少婦的身邊。

家裏是一貧如洗，自家又失業着，目覩母親受金錢壓迫的深巨，米靈不得不執起攔了許久的筆桿來預備寫作些換幾個錢用。

獨個人處在自家的小樓上，屏除了一切的煩思，在捲煙的香霧之中想寫作一些的米靈，却頗奇怪地寫不到幾百字就要擱筆下樓了，走到龍嬌嬌家的坐起裏，則竟心安意適的再也不肯走開。這樣的寫作了幾天，不但沒寫成一個短篇，連僅寫成的一些也錯誤的很多。

——怕是日間心散的緣故。米靈自家設想，便索性不寫了，等到夜裏到臥室中寫去。夜裏確是靜寂了，但他仍不能寫——一聽見樓上那少婦唱着哄小孩睡熟的歌詞，就怔

怔地執筆遐思了。

——難道我竟給她迷住了？米靈覺得自家的反常之後，便關起樓門來坐着。明知寫作是不可能的，便一面極緩慢地喝着酒，一面看看窗外藍絲絨似的天之一方。

晌午，聽見樓下的門響了，接着一聲「康弟在嗎？」

——是她！她！我一定不應！米靈在下面叫問時這樣決定的，但等下面連叫了兩聲沒有人應，關門聲響時，他不自主的應出來了：「康弟在樓上，請上來！」

「惡良心！讓人家喊破了喉嚨不應！」她一上樓就說。手裏拿着封信。「給我看。」

有了七八分醉意的米靈，本想和她說幾句話，可是鼓足了勇氣開出口來的話聲，却是啞澀地像喉間塞有什麼東西，就索性不說了。

信是她母親寫來的，稱她作三姑奶奶。

「你却是老三。」他迴過臉去笑着叫她，同時去摩了下她的手背，對方沒有縮去，便進一步把來緊握住了。

信是讀完了，（裏面寫着她母親要她歸寧幾天）手却還緊握住不放，她也放任着。

祇顧看床上的書籍和稿紙。

「你現在在做什麼小說？」

「總不過男男女女的渾賬事情。」

「胡說！」她說着掙脫手下樓去了。

剩下米靈又孤獨的端起酒杯來望着天。

吃過飯，米靈再也不能在樓上安坐一刻，一下午全坐在龍嬌嬌家的坐起裏，連照例的午覺也不睡了。有機會，當然去握一握他的手。她呢，給她剛握住就撒脫，低着頭微笑。

第二天早晨，她回母家去了。這使米靈空虛得利害，宛如失掉了心。樓上反一忽也坐不住，常常跑到坐起裏去，可是她不在着，祇有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在做活計，但他也會癡坐着，呆望住老人的背影出神。

在昨天他也曾裝作無意的詢問過她幾時歸來，但她似乎看透了他的心理般的，祇笑着說「過幾天。」

過幾天呢？他在地歸甯後的幾日中，天天盼望歸來，盼不到時，便常常焦急地自